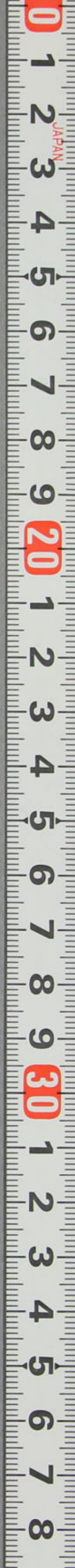




欽定鄉會呈選

乾

16
1360
X-1



門八七16
編 1360
卷 1-2

乾隆己卯庚辰科

奉

欽定鄉會里坐選

旨刊刻頒行

禮部藏板

明治四十四年四月
氏

尚書臣秦蕙田侍郎臣觀保臣錢汝誠謹

奏為磨勘之大典已昭制義之軌範宜準請

旨欽定以示程式事竊惟我

皇上加意作人於鄉會兩試慎選考官以拔真才又

因向來磨勘視為具文自今科為始申嚴定例

特命臣等董司厥事臣等敬謹將直省中式硃墨卷

本冊

詳加覆勘其中語句疵謬有關文義者業經逐次簽出並原卷進呈

御覽荷蒙

欽定并屢頒

諭旨釐正文體示以前民規矩從此應試之士自應爭自濯磨感激奮勉咸思去其疵蒙謬累以歸

於清真雅正而主試之臣亦知所做惕無敢任意去取自蹈愆尤惟是今科各省鄉試卷臣等遵

旨磨勘除已經處分者無庸議外其中實有辭義雅馴無干例議之文若止就疵謬者予以創懲而不顯示以繩尺恐應試之人無所趨向將來場

屋之內或至僅為平安淺近之作苟避指摘而
職司衡鑒者亦第遴取無非無刺之卷倖免叅
罰使秀異之才反致淪棄轉無以副

皇上樂育人材之盛心况今歲恭奉

諭旨特開鄉會恩科士子鼓勵自新勉思上進臣等
仰承

德意竊觀各省鄉試取中之文其間理明辭達有典
有則者實不乏人合無仰懇

聖明特派臣工詳慎選擇醇雅之藝數十餘篇進呈
欽定交與禮部刊刻頒行本科會試卷亦遵照辦理
俾士子知所矜式咸曉然於偽體當裁正宗宜
法風簷寸晷各得盡展其長以無負我

皇上振興文教鼓勵羣材之至意臣等蒙
恩簡任磨勘冒陳管見是否可行仰祈
睿鑒訓示謹

奏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七日奉

旨着派原磨勘之秦蕙田觀保錢汝誠選閱欽此

尚書臣秦蕙田侍郎臣觀保臣錢汝誠謹

奏為遵

旨選閱鄉會試卷恭請

欽定事竊臣等於本年正月十七日奏請

欽派臣工選閱鄉會試卷奉

旨着原磨勘之秦蕙田觀保錢汝誠選閱欽此臣等

伏思文字以正宗為貴選擇惟偽體宜裁臣等
叨奉

恩綸俾司厥事凜遵

聖諭將本科直省鄉試卷先行徧閱詳慎遴選茲會
試磨勘事竣復移取會試全場墨卷通行校錄
悉心審別凡題指必求其真文格務取其正及

法脉清而辭義雅馴者量為選錄得文六十九
篇雖未能全脫時蹊純歸大雅而清切工穩趨
向尚正但臣等學識謏陋雖殫竭愚未惟恐採
擇未當謹就擬選各試卷恭繕成帙圈點一如
坊刻式進呈

御覽伏候

欽定交部刊行俾應試士子稍知程式以期漸進於
雅正清真之軌庶無負我

皇上釐正文體慎重掄才之盛心再場中試作風簷
寸晷脩飾未能完善偶有字句浮冗處稍為刪
易一二合併聲明爲此謹

奏請

旨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旨知道了欽此

欽定鄉會墨選目錄

乾隆己卯科鄉試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 一節

順天一 邊方晉

順天二 奚寅

順天十 徐臨

順天十 栗元

順天三 劉喆

順天二 奚寅

順天二 奚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 一節

今有場師舍 一節

君子之於天下也 三句

江南四名 張敦均

江南三名 韓襲祥

江南四名 吳慶爵

車同軌書 三句

江南三名 韓襲祥

江南四名 吳慶爵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 一節

江南八名 李道南

江南三名 韓襲祥

江南四名 吳慶爵

為之難言 二句

江南七名 張銘

江西一名 畢我致

江西二名 邊祚游

順子親有 三句

江西一名 周肅文

江西十名 劉範

江西二名 王心一

自得之則 六句

江西二名 王心一

子游為武城宰 一節

浙江二名 宋光熊

浙江七名 吳鳳翥

浙江十名 吳襄

考諸三王而不謬

浙江六名 金敬身

子游為武 一節

浙江六名 黃合漢

歲十一月 二句

浙江三名 傅文光

事君敬其 一節

福建一名 孟超然

合外內之 一句

福建一名 孟超然

子在齊聞韶 一節

湖北一名 蕭芝

人十能之

湖北九名 程應璜

孔子嘗為委吏矣 一節

湖北八名 陸瑜

樊遲從遊 二節

湖北六名 羅治

天地之大也 載焉

湖南一名 陳本敬

可以為仁矣 難矣

湖南一名 陳本敬

執柯以伐柯 猶以為遠

河南七名 銀文昭

曰學詩乎 學詩

河南五名 何培元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山東六名 范廷相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山東二名 李文藻

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

山西二名 楊憲祖

子夏之門人 所聞

山西一名 馮文止

陝西二名 李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四川三名 蕭今韶

今人乍見 一節

四川一名 陳鵬飛

譬如北辰居其所

廣東一名 盧聖存

廣東五名 張周壁

恐懼予其所不聞

廣東二名 黃鵬奮

今有無名之指 一節

廣東四名 何應垣

請益曰無倦

廣西二名 秦國楨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

雲南二名 楊景山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何為

貴州二名 潘憲武

乾隆庚辰科會試

既而曰鄙哉 五句

一名 王中孚

四名 王文治

十名 趙振緒

十三名 諸重光

二十八名 錢受穀

二十九名 張敦均

三十六名 童鳳三

八十八名 倪廷模

愚而好自用 四句

一名 王中孚

四名 王文治

六十二名 周心傳

八十一名 姚 翀

憂心悄悄 六句

一名 王中孚

二名 畢 沅

四名 王文治

十五名 戴望嶧

十八名 徐 斌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順天 一名 邊方晉

指君子之所惡為其悖德也夫顯然悖德無忌之尤者也因子貢之問而列指之其所惡不暴嚴哉且聖人慎好惡之原而使私臆獨行者隱戢焉固非好為刻覈也蓋苟非悍然之已極尚必有不忍不敢之心而詭戾自恣者顧乃相習成風而未有已當此而欲為維挽於其際斯不得不以愛人之深心反其用以大懲焉今夫君子身不操彰瘴之權心實切激揚之隱其不能不有所惡也明

矣。而特未審其所惡之何在也。協羣倫以共遊於大道。豈樂為激厲之情。而防閑唯謹者。常虛擬其形。則怵目微心。遂不難顯揭。以示匪彝之勿蹈。胥儕輩以誘迪於淳風。初不作苛求之想。而世情難測者。偏迭呈其變。則防微杜漸。遂因以衆著。而期趨避之維嚴。微子貢問亦焉。知所惡之有彰彰者哉。今夫語長厚之誼。隱惡為先。而欲炫已長。斯好揚人短。其或借君父以沽名。而謗讟勿恤。尊卑之等。蔑如矣。是為稱人惡者。下訕上者。論涉世之方。唯禮難越。而性情獨任。斯矩矱無存。至若蔑經權以自用。而徑遂直前。進退之宜。罔合矣。是為勇而無禮者。果敢而窒者。此四者。唯君子防其

端之所起。更戒其弊之所終。以彼執意不回。並不假託美名。以為藏身之固。而此不必自藏者。實人心之恣肆已甚也。習俗薄而分義胥忘。僭替深而執迷不化。非有以清其源。流極將胡底歟。急探其始發之端。而盡相窮形。預定以萬不可干之例。俾惕然思身不自檢。而咎有攸歸。人心所緣。以不敝也。以彼肆行莫忌。並不虛為緣飾。以求反已之安。而此不肯自反者。實世道之遷流未艾也。詎同儕而漸延於長上。任凌躐而不覺其恣睢。非有以樹之範。變易其有時。歟。早窺其究極之弊。而兼權熟計。隱怵以必不可潰之坊。俾曉然知法。有必誅而責無容貸。世道所藉。以有救也。自夫子歷

歷指之子貢不可曉然君子之有惡哉蓋為名教樹防維故屈指以陳而標其品目於以見其所慮者周為千秋昭炯戒故取懷以示而究厥指歸於以見其所憂者遠進觀子貢之所惡其心同而其量懸矣

子貢曰 邊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順天 二名 奚 寅

惡以君子為準可歷指其所惡矣蓋惡亦人所必有而君子所惡世風係焉子貢固探其所有而子乃歷舉以示也且吾儒學養平中意氣寧同於憤激而一人大端所指有明示斯世以匪彝之莫縱者蓋將革薄從忠納於軌物以立斯人之大闢而非有心作惡者之所能與也昔子貢默體人情深觀世道思夫惡之所用當以君子為歸爰進而核其所有也子曰夫君子也而豈無惡哉風昔

躁釋矜平未嘗逞情以戾物但使來吾前者人多長厚之言士修
馴謹之行君子方將借比戶於可封而樂易之懷自愜乃居恒嚴
氣正性本不能與世為推移一自觸於目者讒口之囂張日甚好
事之決躁滋開君子將力挽頽風於古處而創懲之意彌嚴則試
約舉所惡以例其凡且備言所惡以明其概君子隱惡而揚善可
不謂厚焉乃稱人之惡者何逆而施也肆口譏評妨自新之有路
任情指斥阻從善以無門縱修士危疑或以懷慙思奮而薄俗相
漸伊胡底耶則有惡君子尊君而親上可不謂恭焉乃居下流而
訕上者何背而馳也身為愚賤輒臆決而倡聲義屬帝天敢深文
而巧詆縱聖朝寬大不以監謗嚴誅而流言日熾胡可訓耶則有
惡若夫決於理之謂勇勇不害上明堂可登矣而無禮以節之則
耳目手足胥以躁妄失其官貴賤尊卑遂以忿戾踰其分惡氣矜
之敗常君子有焉達於事之謂果果以理斷後艱罔患矣而偏窒
以徇之則剛愎自用無以酌古今之宜堅僻不情遂致貽蒼生之
禍惡徑遂之僨事君子有焉若是者人自違其定則我乃拂其天
懷初未嘗豫設一惡於胸中而本其還淳返樸之素動遇人世之
矯誣將即之而若驚亦投之而輒戾即使世無其人人無其事而
吾之嚴其格以大為之坊者固不妨昭然若揭顯懲百族之輕儇

人苟迭逞其肆妄。我乃確守其嚴毅。亦詎欲長留此惡於當前。而持此秉道嫉邪之思。用矯末流之衰弊。既劇心而怵目。爰激薄以懲澆。但令耳可得聞。才皆就範。而吾之渾其用以隱為之繫者。又何難淡焉。若忘默牖人寰於正始。君子之有惡。若此。子貢乃恍然於惡之所有。君子亦然。蓋私心竊自得也。

子貢曰君 奚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順天十 三名 徐 臨

君子之所惡者大。緣理以定情也。蓋人不能無惡。而君子之惡。則於其違理之大者。夫亦可謂用情之準耳。且聖人之情。有順而用之者。即有逆而施之者。而要必援分義以相懲。夫使循分自盡。而制義不愆。則以無過言無妄動者。相感於情之大順已耳。獨奈何肆意姿行。而甘蹈厥咎。斯亦不能曲恕乎其微。而其情之相逆已甚矣。子貢智足知聖。寧非善觀君子者哉。和平雖示。包荒自有不

可○清○之○辨○淑○慝○常○嚴○旌○別○用○窺○不○得○已○之○心○乃○遂○以○所○惡○叩○之○君○
子○也○而○夫○子○曰○愛○憎○者○人○情○之○大○常○物○我○之○交○詎○必○相○忘○於○淡○泊○
言○行○者○立○身○之○大○節○愆○尤○所○積○安○能○不○峻○其○防○維○則○所○惡○固○有○可○
得○而○詳○者○今○夫○人○不○幸○而○有○惡○縱○不○能○剗○切○以○相○規○顧○反○深○文○巧○
詆○而○津○津○乎○道○之○有○味○也○本○刻○薄○於○天○姿○原○非○愛○人○之○以○德○任○罰○
張○於○口○舌○竟○若○無○言○而○不○離○在○公○論○詎○必○難○寬○而○私○議○偏○工○指○摘○
至○使○人○負○盛○名○而○頓○喪○欲○改○悔○而○無○從○夫○非○稱○道○者○之○咎○歟○且○以○
下○而○統○治○於○上○縱○不○能○導○揚○夫○盛○德○顧○反○譎○張○為○幻○而○嘖○嘖○然○好○
議○其○非○也○非○樹○風○規○於○敢○諫○而○特○因○翹○過○以○為○名○豈○抒○忠○蓋○於○乃○

心○而○漫○云○怨○誹○而○不○亂○在○君○父○非○必○嚴○誹○謗○之○誅○而○臣○子○何○大○昧○
尊○親○之○義○至○使○上○有○懿○行○而○莫○彰○積○隆○恩○而○漸○替○夫○非○訕○謗○者○之○
過○歟○雖○然○失○言○之○責○固○多○而○敗○行○之○懲○更○甚○共○用○之○謂○勇○勇○豈○不○
足○以○任○綱○常○而○特○患○無○禮○以○節○之○也○怙○氣○以○相○凌○無○復○自○反○而○求○
縮○角○材○以○思○逞○或○將○安○忍○而○無○親○蓋○官○骸○不○束○於○矩○矱○雖○猝○發○其○
過○銳○之○鋒○究○不○勝○其○易○折○之○患○古○今○來○債○事○以○危○其○身○者○大○抵○由○
恣○睢○之○一○念○失○之○耳○致○果○之○謂○毅○果○敢○豈○不○足○以○決○危○疑○而○特○患○
窒○滯○而○鮮○通○也○堅○僻○之○學○已○成○而○師○心○強○附○乎○經○術○婢○直○之○才○自○
用○而○獨○斷○何○卹○乎○人○言○蓋○事○業○不○規○於○時○勢○始○欲○違○盈○庭○而○執○其○

金定...
咎。究。且。犯。衆。怒。而。阻。其。行。古。今。來。處。困。而。不。知。變。者。大。抵。由。偏。持。之。意。見。誤。之。耳。噫。是。皆。可。惡。者。也。君。子。無。刻。求。天。下。之。心。顧。隱。諱。自。有。深。衷。而。職。涼。者。善。背。巽。順。自。有。裁。制。而。重。剛。者。不。中。可。惡。之。情。狀。交。呈。於。耳。目。之。前。而。憂。深。慮。遠。正。不。得。不。窮。其。類。以。糾。繩。之。君。子。無。綜。覈。人。倫。之。見。彼。妄。肆。其。譏。評。害。已。中。乎。心。術。且。妄。行。其。剛。決。患。更。及。於。國。家。可。惡。之。事。端。紛。出。於。言。動。之。際。而。杜。漸。防。微。正。不。得。不。嚴。其。辨。以。懲。創。之。夫。賜。之。問。君。子。固。懷。所。惡。而。來。者。也。而。用。情。之。有。準。亦。可。還。相。証。矣。

子貢曰

徐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順天十栗元
四名

賢者詢用情於君子聖人伸公惡於天下焉夫子貢以有惡問君子知君子之善用其情也夫子歷指之非天下之公惡哉嘗謂唯仁人能惡人此必有深關天下之故而聖賢之憂患存焉蓋言偽而辨刻薄傷醇厚之風行僻而堅剛復實道義之害聖人早歎息痛恨而欲大為之坊一自賢者之問發之而嫉惡之大義乃昭然若揭矣昔子貢之以君子亦有惡問也豈無所見而有是請哉吾

儒存忠厚之心。豈必過為已甚。然苟有大傷乎忠厚者。又烏得不峻為防維。大雅具中和之德。豈必漫事苛求。然苟有大失於中和者。又烏得不深為糾切。蓋公惡之理自在人心。而用惡之準斷歸君子。子曰有惡。而其惡可歷歷數矣。宇宙敦龐之氣。必因習尚之渾厚而成。夫子之作春秋也。為尊者諱。為賢者諱。褒貶所以正其趨。而稱人之惡者。仁厚之意無有矣。居下流而訕上者。忠敬之心何在矣。喜談人過。豈但心非妄議。王章寧止腹誹。奸險怪誕之徒。君子其深絕之矣。國家雍穆之休端。賴人心之和順。而釀夫子之戒及門也。好勇者亂。好剛者狂。學問所以通其蔽。而勇而無禮者。恃氣以凌人。美果敢而窒者。無知而妄作矣。既鮮節文。遂為武斷。已成拘滯。豈復通方。鹵莽固執之輩。君子其重疾之哉。且此數者。之可惡。其貽害於性情學術之間者。豈淺鮮哉。名教之森嚴。必統羣倫以就範。而言動有經。乃淺薄者多浮僂。巧實漓其天。則桀鰲者自用。神明悉錮於拘墟。各執一見。以交馳。而或則毘陰。或則毘陽。皆足為敗我彝常之懼。自聖人以明睿照之。而口誅筆伐。即以正天下之性情。匪彝之懲。創必借一世以陶成。而檢閑不踰。彼滕口說而肆謗。毀實開清議之端。任血氣而滯心思。即為黨援之漸。各執一。是以互競。而或則失人。或則失已。皆由於無所忌憚。而來。

唯聖人以剛斷黜之。而糾繆繩愆。藉以正斯人之學術。夫子告子貢以此。不亦詳且盡哉。蓋至不得已而用惡。聖賢之憂患存焉矣。不更可識子貢發問之意耶。

子貢曰 栗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順天三名劉喆

觀所惡於君子。聖人維世之心也。蓋稱惡與訕上無禮與窒者。其有害於世道非小矣。君子以維世為心。安得不惡之哉。嘗思萬類之行。詰皆一人之性情所默寄也。唯舉世盡登於淳良。斯聖心樂施其寬厚。至不得已而以嚴氣繩天下。則言行有偏者。皆為至人所屏斥。而亦足以見嚴厲中之所全。為無窮爾。昔我夫子剛詩存。巷伯之咏。修史嚴斧鉞之權。其有所惡也。豈顧問哉。天地之成化。

也。春溫不廢，夫秋肅。夫子為天地贊化育，詎無意乎？故發覆摘奸，嘗示意於授業談經之外。帝王之敷政也，刑威以濟其恩賞。夫子為帝王輔政教，敢忘此乎？故嚴氣正性，即隱露諸口，誅筆削之中。子貢之問，毋亦意其有惡而未敢以自決乎？而君子之惡，正有歷歷可指者。今夫隱惡者，君子之志也。稱人之惡，胡為乎素無保傅之責？妄逞煩言，豈存規勸之心？徒恣讒口，言人不善，居心抑何薄也。君子曰：是可惡，抑讓善者君子之心也。下而訕上，何意乎欲托工師之諷，罔識大義，未膺補袞之職，漫瀆天顏，議政有道，此風胡可長也。君子曰：是可惡，至若勇雖君子所弗尚，而以禮出之，可也。

奈何血氣用事，未能調劑，夫和平檢閑，罔遵甚且相讓，為禍亂在。君子方欲以節文養其德性，豈肯為勇而無禮者貸與？更如果敢亦君子所不廢，唯化乎宰焉，斯可也。奈何慷慨以往，毫無變通之才，鹵莽而成，徒多決躁之氣。君子方將以裁制矯其悞戾，豈故為果敢而宰者寬與？且夫君子之惡，此數者情偶觸而難禁，類互投而愈嚴。聖賢正大之情，即微疵猶難以相宥，况數者之顯，有可摘也。口舌之細釀，為兵戎夾厲之貞患，中學術君子為之覩指，知歸而以一惡嚴其防，則存心積慮，知非同於谿刻之性。吾人彰瘴之志，雖一節亦難以稍容，矧數者紛而相乘也。同儕已難，恕乃敢上。

及於君父持躬無節文何由內益其神智君子為之連類相及而
以一惡絕其隙則大聲疾呼又何羨乎長厚之名此君子維世之
心也賜也獨無意乎

子貢曰 劉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順天 二名 寅 寅

引聖言以明正己之功於射得君子之反求焉夫射而失反諸身
不求於人也子所謂似君子者寧非正己之畫者與子思以為無
入不自得之君子固即正己不求人之君子也彼其素位而行者
皆誠身之學其不願乎外者皆反身之功是可舉吾之言君子者
証之於夫子之言似君子者以明之子嘗觀於射而歎君子之用
志不紛也挾矢張弓任倘然之境遇泊乎無營則亦君子之行吾
素者也而稱心之易愜每不如拂意之難寬虛其位以相形而惕

屬之淵衷從探本窮源而出序賓祈爵舉高下之俗情淡然悉混
則亦君子之不願外者也而容氣之旋消更凝為潛心之內激屏
諸外以自策而操存之全量俾窮形盡相而呈今夫射之有正鵠
也明得失也射而失焉不於其身之求而誰求哉而其似君子者
於似乎審固以命中也省括而違此大侯之張求而不得吾何
以賢與吾何以不侮與是所怒焉難安者也君子之於身為子求
其事父為臣求其事君推之弟友莫不皆然則亦自反唯恐不切
矣百行備而曲藝或可以讓能一倫虧而終身莫能以自贖而又
非天人之可以分咎也縱棄藝不至自甘而第恐毫髮留餘即衾

影抱無涯之疚懸的以觀德也射侯而虛一矢之加反而思之吾
志未正與吾體未直與是所欲然不足者也君子之於身失在事
父而反其所為子失在事君而反其所為臣以事兄友無不犁然
則亦求之唯恐不備矣貫七札而不能不斂手於勅敵惇五典而
不可不媿美於前修而又非險易之猶有旁貸也縱經權視其所
值而但令推勘至盡即性天無軼出之憂反求諸其身豈唯失正
鵠者為然是即君子不遠人之道也藝事何與精微而引咎不遑
無然歆羨一若於居易俟命之素劫恣如傳曲學寧關至道而澄
觀內照弗護前非尤堪與正己自得之懷神明曲繪我思夫子之

言射而恍然於素位不願外之君子也。

子曰射

奚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槭棘則為賤場師焉

順天
二名
奚
寅

以養物喻養體而養小者賤矣夫梧櫟槭棘大小較然也場師也而舍此養彼乎而能不賤之乎今以失養則消得養則長者之無物不然也而因材而篤栽者恒培蓋取舍之攸分無容以倒置矣乃樹藝之勤幾等髮膚之愛而種植之利僅求尺寸之需即老圃之顛愚有令人目笑而心非者已養體之有貴賤大小也蓋兼養之難而有所養必有所舍也則試徵之於養樹羣木在林疑紛然不可致詰矣而苟為千霄蔽日之姿即始生而顛異而邱園委翳

尚有待於掄才。植理未明，宜漠然不及致詳矣。而一經扶質立幹之手，必擇種而滋培，而郊野婆娑，何足當其顧盼。吾意知梧、檟、楨、棘之貴賤，大小者莫場師若也。當舍當養，必有能辨之者，使其舍業以嬉，而佳材可悅，既掉臂而不留，非種必鋤，亦熟視而無覩。田園蕪穢，將三徑之就荒，吾未暇責以灌溉之勤，而焉問其孰取而孰棄，苟其漫無區別，而登龍門而高百尺者，既時諸圃，咏鴉萃而斧以斯者，復藝諸原，待用無遺，且兼收而並畜，吾猶將責以愛玩之雜，而詔之以何後，而何先，乃今之為場師者，賤甚，神以昏而易奪，明明落實取材之所係，而不禁其倒行而逆施，有告之以良楛，攸殊者，而場師不察也。任予奪於吾心，而草木無知，方且聽人間之顛倒，究之事過境遷，而發平情之論者，未嘗不指為大小之判然也。有早譏其樹木之疎於計者，已識既鄙而難通，明明栽培傾覆之異宜，而固已改觀而易位，有語之以權衡宜慎者，而場師弗計也。淆棄取於曲見，而園林無色，猶然矜手植之品，題究之情，移意竦而涉迷途，而返者，未嘗不歎為貴賤之較然也。有深惜其擇木之懵於辨者，已噫嘻，亭毒流形，非不邀功於氣化，乃菲材得地，而嘉植違時，抱甕而遊榛莽之林，當亦啞然其自笑。根株攘剔，何嘗少恤其勤勞，乃小草依人，而良材在野，感物而覽，狂夫之圃，是

用大誠而小懲。而有不賤之者。誰哉。雖然。今之為場師者。未必有是。而今之舍所當養。而養所當舍者。實類是焉。則又將為場師所賤也。

今有場

奚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江南四名張敦均

有所以處天下者。初不以成見膠也。蓋惟無所以處天下。而適莫之見生焉。君子於此。初何嘗有是哉。且人之應世。一心而已。而憑乎心以為斷。則可否之局。在世無成象。而在已有成心。此堅僻之患。所由生也。豈知泥乎事。適足以累心。而虛其心。乃所以待事。舉人世所謂必然。必不然者。一入于有道之心。而無乎不化。安用是偏執者為也。今夫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者。孰有如君子哉。然或因君子之弊。無不宜。而謂有成見存焉。則固不然。夫天下。祇此。不可不之兩途。而先入焉。則已膠。吾人固有為不為之定分。而

專主焉則已。私自夫人之意以為是。遂謂天下有必不可易者。而持之恐不堅。自夫人之意以為非。遂謂天下有必不可行者。而去之恐不速。持之堅。去之速。而執焉而不相入。則勢不出于適。且莫不止。古來不乏才力邁俗。志節過人之士。而意已滯。而成偏事。以僻而生害。其病大率由此。此無他得失之見過勝。而淡定之神少也。乃君子則個乎遠矣。惟君子之心至虛。虛則以一心涵天下。不以天下擾一心。而適莫之見。既不生於其中。惟君子之心至平平。則以天下還天下。不以吾心斷天下。而適莫之形。且相忘于其外。是故有人所難為而為之。人所不同為而不為者。人以為君子別。

出意見也。而不知在人。見以為異。在君子本無所異。此似乎適莫。而不可以適莫名之也。有人所共為而為之。人所共不為而亦不為者。人以為君子同此執持也。而不知人有意定之。君子以無心出之。其事無異。而有適莫與無適莫。又自迥殊也。蓋無者以神不以跡。以自然不以勉強也。且夫天下有適莫者。而無適莫異焉。天下且有非君子而無適莫者。而君子之無適莫。又異焉。何則。膠固之士。各執已見。而不相通。而矯乎是者。又或墮于虛寂之宗。而屏棄一切。由前之說。悞于適莫。由後之說。又悞于無適莫。要之悞于適莫者。誠適莫也。其弊自狃于天下而生。悞于無適莫者。非真。

無○適○莫○也○其○弊○自○離○乎○天○下○而○生○也○君○子○未○嘗○狃○乎○天○下○而○亦○曷○
嘗○離○乎○天○下○哉○夫○不○離○乎○天○下○而○不○狃○乎○天○下○者○惟○義○而○已○君○子○
有○精○義○之○學○焉○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江南二
十三名 韓襲祥

唯○運○世○有○本○者○斯○應○物○無○方○者○焉○夫○君○子○有○運○世○之○具○而○無○應○物○
之○緣○由○適○與○莫○以○遞○推○之○不○可○想○見○其○無○方○者○乎○且○拘○於○墟○者○膠○
於○一○達○於○變○者○通○於○方○苟○學○術○之○有○偏○安○必○固○我○之○悉○去○乎○惟○夫○
不○疑○滯○於○物○而○與○為○推○移○涵○變○化○於○心○而○無○難○順○應○斯○則○捐○疵○類○
於○無○形○殫○推○求○以○靡○竟○者○矣○蓋○自○人○之○不○能○不○與○天○下○相○際○也○期○
以○我○用○物○不○以○物○用○我○然○而○情○每○紛○於○多○欲○道○或○固○以○藏○身○持○獨○
斷○以○為○能○抱○蹇○修○而○固○顧○豈○非○恃○已○過○深○矜○情○太○甚○已○乎○若○夫○君○
子○者○虛○中○不○執○妙○應○無○心○借○人○我○而○胥○忘○視○形○骸○於○不○隔○權○輿○在○

握何事拘牽神明有樞。奚庸淡定存心於寂一室而萬感通。宅志
 於虛舉念而羣情應。殆所謂循之無端運之無極者矣。吾且置其
 疑一之所存而通觀夫因應之各得夫以藐躬獨處而事會紛來
 權物知歸而情勢非一。當大疑而能決或致駭於非常安清靜以
 為高必貽譏於已甚言有適也。漫相乘也言有莫也。迭相起也。疇
 其空諸依倚虛與委蛇泊乎寡營官焉自處者哉。爾乃寸心獨運
 臆見不留藏杼軸於予懷。非關私意憑權衡以度物不涉矜張未
 嘗有為而並泯其無為之迹。斷非不事而并絕其樂事之心。推之
 業在寰區而功不必顯於世。神存淵謐而道不必晦其藏。夫乃歎
 君。子。之。執。極。不。遷。流。通。無。滯。者。其。於。天。下。有。如。斯。耳。雖。然。適。也。莫
 也。理。所。不。居。而。無。適。無。莫。道。非。兩。在。夫。其。私。見。之。難。遽。消。抑。亦。類
 情。之。鮮。善。術。也。乎。吾。益。諦。而。觀。之。實。而。按。之。而。曠。然。於。君。子。之。相
 與。於。無。相。與。者。恃。有。義。而。已。矣。

君子之 韓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江南四名 吳慶爵

君子應世之準無在我之成心也。夫適也莫也皆成心為之也。君子之於天下寧有是耶。且甚哉成心之為害也。識偏於中則事膠於外。欲以成天下之務也難矣。吾於此竊思君子焉。君子知應天下之務其弊有二。豈曰弗為胡成而專一之思。唯知壯往焉而無悔則為適。豈曰弗慮胡獲而固執之志。常覺良止焉而不遷則為莫。若是者權衡世故既處事之多乖。揆核人情復推行之無準。而君子豈若是哉。游移足以僨事。適之象似有近乎剛方。而與世推移。君子初無獨行其是之意。醇謹可以守身。莫之形似遠勝於浮。

動。而。因。時。起。事。君。子。並。無。經。然。自。執。之。胸。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蓋。才。智。鮮。可。矜。之。地。何。妨。內。斂。以。圖。幾。經。權。有。順。應。之。幾。要。當。博。觀。而。從。衆。觀。於。義。之。與。比。而。乃。知。君。子。之。所。以。無。成。心。也。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江南二
十三名 韓襲祥

稽大同之俗。統垂於今矣。夫非同軌同文同倫。何以為今之天下哉。統車書與行而無不同焉。是之謂大同。今夫一王馭宇。正俗宜民。豈唯徵茂德於當年。抑以播休風於奕禩。故聲名丕著。世歷久而常新。文物昭宣。器雖遠而猶舊。所由懿績永垂。率循罔替焉耳。吾何以言今之天下哉。蓋天下之平久矣。夫其西京致慨。玉步未更三十之世。已遙七百之期。可卜雖或天家法物。等棄置於弁髦。守府空名。嗟敝苴於冠履。然而國已東者。轍猶西號。不行者聲彌遠。官雖失者。野可求。斯不亦允矣。垂休於茲。為烈者耶。粵自帝紘。

初創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潤色鴻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制作
 行而典禮備中車有掌爰誌考工保氏有教聿官宗伯六行有訓
 職以司徒故車有等威而軌不踰尺書歸庠序而文不尚奇行通
 朝野而倫不失序是則顯懿於爍蔚然稱隆者也至於今者考故
 府之遺規奇衰不治歎先民之已遠統紀攸弛車已非昔日之車
 也書已非昔日之書也行亦非昔日之行也然鸞和~~不聞~~而吟涂
 所限無異軌也亥豕微訛而太史所載無異文也紀律雖紊而秩
 叙所關無異倫也夫豈非高曾之矩矱常留尹姁之風流未眇哉
 是知一名一物悉載以赫濯之聲靈百世百年無改於前王之成

憲際世運休嘉之會固難妄評夫古今處述作明備之餘疇不自
 安於愚賤緣大同之俗驗盛德之符予生也晚惜不獲周旋揖讓
 於其間矣

車同軌 韓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江南四十六名 吳慶爵

治無弗同、大一統也。夫車書禮玉治之大者、而同軌同文同倫、則一統無外之象見矣。嘗謂論治者以稽古為大、守業者以遵王為先。雖制作之精意、不可遽見、而規模之列諸憲典間者、固煌然罔不率俾矣。不觀今天下乎、紀綱各具於侯封、而溯厥由來、猶是鎬洛之聲靈相沿、勿墜典則、雖更於異世、而追維本始、依然官禮之成。憲率土咸遵、試一徵之於車、車之制載物無疆、王者所以應地德也。使閉門造作、各逞匠心、不幾歎輪轅之弗庸乎。乃何以掌之考工、無奇技、舞之交衢、無異形也。則其軌同一徵之於書、書之道

觀文察變。王者所以昭天象也。使戶誦師傳。或叅偽體。不幾歎風氣之異宜乎。乃何以太史簪筆。無殊畫樂。正陳詩無岐音也。則其文同更一徵之於行禮之行尊尊親親。王者所以順人情也。使秩叙昭垂。叅差多紊。不幾歎經曲之虛懸乎。乃何以吉凶賓嘉守其儀。名物象數均其等也。則其倫又同。以之布政。覺要荒侯甸無不凜。昭代之章程。以之齊俗。雖寄象譯。疑罔敢越。皇王之法。守大同之見於今也。如此則惟議制考之。出自天子者不可易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江南李道南八名

觀聖人與狂狷之言而思狂之故可知矣蓋中道不可得必及狂狷矣孟子因述孔子之言而明思狂之故耳謂章若曰人心有所屬望之人而不考其思之所起則無以得其宛轉之心不究其思之所歸並無以得其鄭重之意甚矣孔子之惓惓於此一人也蓋日夜念此至熟矣而子猶曰何思魯之狂士夫孔子之思狂士為道計也道以中為至使三代之英而近在目前則平日之思未

必汲汲若斯也。道又以中為難。即傳道之姿。而果在吾黨。恐平日之思。猶且殷殷無已也。至不得中道而與。則其憂愈深。其望愈迫。夫是以與狂而亦與獯也。狂者進取。而獯者亦有所不為也。孔子斯言。若與在陳之思。互相發焉。蓋孔子之於狂士。其平日三致意也。如此。吾於此。即思以考言。其願非不奢也。其神非不遠也。本念之不滿。惜乎含意而未伸。吾於此。更即言以求思。其願固已虛也。其神猶未息也。繫心之由來。愈覺固結而不解。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而子猶曰。何思魯之狂士。嗟乎。觀孔子之言。其丁寧而反覆者。固非一說。推孔子之念。其注神而傾意者。更非

一朝世有中道。思狂若在降格之例。世無中道。思狂猶是首及之詞。彼獯者。猶心與焉。而况於狂士哉。

孟子曰 李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江南二
十三名 韓襲祥

迷狂狷之動聖思知中道之難至矣夫孔子之思狂狷正孔子之思中道也明其為不得之故不亦恍然乎嘗聞至人無畸行偏止無近情甚矣落落難合而有志之徒吾黨所尚也蓋過高之詣原非中正之趨而廣其類以相招斯降其格以相取正可於言中識其深旨於言外悟其微情也在陳之思章殆疑狂士之無關聖道哉孟子曰子何易言狂也夫志高而行不逮願奢而詰未臻質之

所偏識者少之。詎知任道之重。負道之責。即在是哉。迨至一節之
士介然自立。其志趣與狂者別。則所謂獯者焉。要皆非無與乎中
道者也。試更即孔子之言思之。若以至道之難也。卑論者無志而
曠軼者不才貪天者無功而任人者不貴疇其協乎。平中與道大
適者耶。唯此一二狂獯者。英竒卓犖。大異乎庸近之為。砥礪廉隅
絕少。夫俗情之鄙。庶幾抑而退之。引而進之。以幾於成。以寄吾道
焉。足已一以進取。明其志一以不為微。其守微特思狂並思獯者
夫聖門多賢。羣英咸集。仔肩之鉅。付托維艱。苟其有醇篤之姿。剛
健之質。優游而入其域。漸進而底於純。謂磊磊者不足儔。矯矯者
不足侔也。豈非吾子素志哉。顧乃聊為姑與之辭。漫致殷勤之望。
獨居深念。意類交橫。若非此狂獯幾無以為吾道寄者。節取之情
良可覩矣。然則孔子之思狂獯。非思中道也。思中道也。非思中道
也。思中道之不得而求其次也。蓋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使必欲得純然無疵粹然至善者。而後與之。此為至道
終無時矣。章於孔子之思狂獯。可以知狂獯之有為於孔子之僅
思狂獯。而並知中道之難托。其能豁然無疑。悠然有會矣乎。

孟子曰 韓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江南四十六名 吳慶爵

思狂士以繼中道。聖意微矣。蓋中道不可得。狂士即次乎中道之人也。孔子之思有以夫。孟子意曰。人亦顧其自命何如耳。厲志固宜。取法乎上。而衡品何妨。僅得乎中。第令瑰異之形。不容終秘。聖人寧必不節取焉。以為吾道干城之寄乎哉。吾蓋言念孔子而知其在陳一思誠。非無故而云然也。造物英華之氣。不能無所鍾。所鍾者。日即於薄。覺寥寥天壤。殊難覩三代之全才。聖賢統緒之垂。

不能無所畀。所畀者苟遇其人，即落落孤芳，自可續千秋之絕業。吾嘗因孔子之思，以溯孔子之言，而知其欲得而不可必得者，中道也。不可必得而猶幸一得之者，即其次之狂狷也。不然，胡取諸其進取耶？胡取諸其有所不為耶？跡弛不羈之槩，常思奮往而有功，皜然不滓之懷，靡辭守貞而抱樸，斯人也。引而進之，以近於中道，誠易易耳。而謂孔子能已於思乎？嗟乎！士生斯世，中道既不可覩，即求此一二英材，如狂狷輩，與之共事一堂，追蹤前哲，亦邈然不可復得。彼齷齪者流，其堪共語乎哉？吾是以言念孔子之思而滋戚矣夫。

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江西張銘

進窺仁者之心，可以知言之所由訥矣。夫本所為以發乎言，無為不難，即無言不訥矣。非仁者詎克有此嘗思人之一身，可以無不攝者，唯心耳。而言固其外焉者也。而以外之所出，即為內之所符。則言與心有兩境，而無兩用。吾人考究精詣，誠樂觀其深者，當不第以尋常淺薄之規，窺至人離合之數也。子以訥言為不足盡仁，子抑思仁者言從何生，而進思其所為乎哉？天人理欲之界，辨之止在毫芒內，顧此生幾無用力之處，而猶欲爭口舌於人世仁者，固無此怠情耳。目心思之用，凜之無間，須臾自念夙昔方深，竭蹶

之虞而猶必持防檢於話言仁者并無此暇豫蓋一觀於所為而
可無疑於言之訥一觀於為之難而言雖欲不訥而不得矣強不
知之人而與道內念之甘苦雖極形其難而且疑其過迂故夫所
為之事亦本非仁者之所得私也而終不若仁者知之為甚悉天
下有既明明於所為之匪易矣而尚侈然出諸其口哉他人言矣
而不知所為仁者為之而若無可言此不容以迹象相參也驅不
求之人而共進以大道之遙深將稍涉其難而已畏其太苦故夫
所為之事亦未嘗為仁者之所專責也而終不若仁者求之為甚
力天下有既兢兢於所為之不苟矣而敢嘒然遽騰其說哉他人

為之而一如其未為仁者言之而一如其未言此亦其分量實相
懸也然則謂為與言準非所為者即不言其不言似而言之訥究
未嘗似也仁者初非有心以求訥而既內惕於所為則凡言之有
當與言之無當皆其所未遑計也所以終身常抱不足之憂而未
萌有餘之念抑謂為先乎言姑以不言者預乎其訥言似而其
訥言之心終未嘗似也仁者并不自知其為訥而唯常凜其所為
則凡意中之言與意外之言自無能擬合也所以一生止有問心
之學而絕無表世之思以斯為仁者之言而已矣夫言特吾人之
一端而以敬謹之意將之則矢口皆慎即訥言僅仁者之一端而

以閑存之全注之。則操縱匪輕。吾願子於此少安無躁也。

為之難 張

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江西十一名 畢我致

推言之所以訥。攝以難而仁全矣。夫仁者意專於為實有其難。而言自不得不訥。此存心之大要也。奈何謂言訥不足以盡仁哉。語司馬牛曰。學人有志於心性之業。從未有動輒見為勝任愉快。而可以自鳴得意者也。蓋得失之故。必驗諸躬行。而靜躁之微。胥關乎學力。則一體以神明之內。必覺視履而刻厲之。未遑者。自矢口而謹凜之。倍至此。其甘苦疾徐之情。自有息息與仁相體者焉。子謂言訥不足以盡仁。是已不知仁之所以為仁。而又安知言之所由。以訥統靜存動察之理。其極歸於无軼志。而其始本於有危心。

則勤德業而靜叩淵微當夫含意未伸盍還思生平之可以信心者確有幾事論瞬息存養之方顯之在一發之樞機而微之即關浮動之志氣則勵夙夜而內徵諸力亦或有懷欲吐要重念此日之可以告人者端屬何修是故言之訥不於其訥之時也當其先已早有難焉者存於為之之中矣莫難於時深此內省而憂懼之不生於其心夫君子之所以自飭於隱微者不知幾經刻苦而能得有無疚無惡之一時則不待括囊而凜死咎之占已先捫心而矢克艱之志從精神盤結之區為之密勘所由來覺一舉一動總無在不貽此心以危疑之累倘未至憂懼盡捐俯仰又安能無

恨蓋憂虞悔吝之來誠有莫能自保者而內念之劾必早與言之理有默默相叅之數矣莫難於自力於人倫而恭敬之必嚴於其守夫君子之所以克全此性分者毋亦重費操持而乃得有盡已盡物之一境則未及鳴謙以見此心之无他已先考祥而懼我躬之不閱從平昔體驗之餘為之進原其志意覺為感為應要無往不留此心以缺陷之端倘未能恭敬無失天命又何以自全蓋戲豫馳驅之念誠有不可使萌者而當躬之乾惕復與言之理有一共凜之神矣為之難若此而欲言之無訥得乎而要非一心以勵於未言之先復一心以待於將言之際也夫訥特因難而見者

耳仁者悉心於所難。不過此精心果力。在在有實獲之功。初未嘗借以治吾言。而於言已無不治本一念。以為持循而惟淵。惟默。總挾此不敢康之素。以露其倪。此豈一日之積也哉。亦何必未言而先為為地方。為而先為言計也。夫訥正因難而全者也。仁者究心於所為。即極之經世服物。人人知儒修之實。世方翕然而重其為。而不覺其言之彌足責。矢全力以泯形聲。而其難其慎。并不得借交相養之說。以叅其解。此豈一端之見也哉。明乎此。而後知言之訥。可以存心。即可以求仁。牛奈何有易心也。

為之難 畢

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江西二邊祚游十六名

言訥亦未易事也。當思所以訥之故焉。夫第致謹於言。則訥似覺其易。不知其難在為言。自有所不暇。而謂其易也乎。今以語默之故。而動關至詰。亦謂淵謐之度。皆本兢業之心。以操之也。蓋劼毖之深衷。常凜矩矱於踐履。初何嘗計及於樞機。而其神為斂。而心為持者。當局或不自覺。而旁觀早有以窺乎其深已。子以言訥為不足以盡仁。亦知其意象固未可作而致之乎。謹喉舌之司。而訥焉。不出夫豈無深情。顧訥固不關形迹也。有內心焉。捐口說之騰。而發焉不亂。亦可以寡過。顧言亦何必多咎也。可默驗焉。蓋仁者

第從事於為耳。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謂是駟不可追。少縱而即逝。而姑以言焉。必踐者。從而自惕其神明。此直以為立言之程耳。仁者不必也。今以一藝一技之末。苟熟悉其曲折。欲竭力以致其精。尚不敢侈陳。能事矧身心性命之微者乎。以此言為訥。可知矣。故無論遺大投艱也。即其細已甚。指示於片刻立談之頃。而為之不敢假易者。自若即其言之不敢縱恣者。自若也。是則淵涵之本量而已矣。謂是重莫能勝。稍間而即怠。而始以行之。維艱者。為之日堅。其願力此。又特以難為訥之地耳。仁者不爾也。今以文章瞻逸之能。苟實歷其淺深。欲精進以造其極。尚不敢自謂擅長。矧人

道○危○微○之○精○者○乎○以○此○言○訥○仁○可○知○矣○故○無○論○事○至○物○來○也○即○舉○重○若○輕○已○運○艱○鉅○於○不○動○聲○色○之○內○而○為○之○不○敢○輕○心○以○掉○者○自○在○即○言○之○不○敢○侈○口○而○陳○者○自○在○也○是○則○純○全○之○流○露○而○已○矣○故○仁○者○第○從○外○而○衡○其○品○則○不○茹○不○吐○之○態○托○深○沉○以○文○其○固○陋○者○亦○得○冒○假○焉○而○彷彿○其○形○唯○灼○其○幾○先○則○知○內○闕○之○謹○凜○非○同○外○貌○之○強○持○實○有○淬○勵○之○神○明○以○鎮○之○溯○源○流○以○精○考○覈○庶○不○至○得○其○貌○而○遺○其○神○抑○仁○者○第○即○貌○以○定○其○詣○則○若○嚙○若○囁○之○象○樂○簡○默○以○托○為○厚○重○者○往○往○隔○闕○焉○而○無○與○於○心○唯○探○厥○指○歸○則○知○外○著○之○渾○涵○良○由○內○念○之○聳○惕○而○淨○純○之○天○德○以○基○焉○審○實○詣○以○繼

嬌修庶不至失所歸而迷於往。然則子唯思所以訥之。故不求之。言而求之。為其於仁也庶幾乎。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江西周肅文一名

世無不可順之親。而居身宜自審也。夫人子以身事親。親所期於子者。身而已矣。奈何以不誠之身。而疑有不可順之親乎。今夫有志之士。自待其身不苟。而徃徃獨不能行於家庭。豈人子不幸而遇此。夫諉之不幸。則是古今有孝子。而無慈親也。抑思親之於子。何所不能容。子之於親。何者不當盡。試還自按焉。當必知吾之所以致者。有由然也。信友本於順親。則人子之順親。宜亟矣。凡人性所相習者。無過親之與子。親自樂其親之故。常而非必有多求於子之事。抑人情所難安者。亦無過親之與子。子祇循其子之故。常

而○不○必○有○過○狗○乎○親○之○為○乃○未○幾○而○親○心○異○矣○子○則○猶○是○吾○子○也○
忽○一○旦○而○各○處○於○不○相○喻○之○天○則○其○情○大○可○疑○也○乃○無○何○而○子○道○
亦○難○矣○親○則○依○然○吾○親○也○雖○百○計○而○莫○挽○其○不○可○彌○之○隙○則○其○故○
有○可○思○也○入○子○於○此○盍○反○而○求○諸○身○乎○盍○反○而○求○諸○身○之○誠○乎○入○
子○之○情○何○所○不○用○豈○必○專○係○於○吾○親○乃○專○係○於○吾○親○而○猶○且○不○釋○
然○則○外○此○者○可○知○也○夫○父○母○至○無○他○耳○以○誠○感○誠○而○誠○不○生○施○之○
他○人○而○以○為○不○可○施○之○父○母○而○若○無○不○可○也○父○母○獨○非○人○情○乎○哉○
人○子○之○情○不○欲○泛○用○何○難○畢○致○於○吾○親○乃○畢○致○於○吾○親○而○猶○不○能○
無○憾○則○餘○焉○者○安○托○也○夫○瞻○依○幾○何○年○矣○以○誠○體○誠○而○誠○不○至○察○

之○父○母○而○有○所○不○安○察○之○吾○身○而○竟○無○不○安○也○父○母○猶○樂○有○此○子○
哉○蓋○至○是○而○不○誠○者○竟○不○誠○矣○親○所○不○悅○於○我○者○而○祇○求○之○於○親○
也○親○所○不○悅○於○我○之○身○者○而○求○之○身○而○又○不○能○深○究○其○所○以○也○當○
此○時○也○上○而○得○君○下○而○求○友○其○足○移○吾○誠○之○處○即○皆○吾○親○所○關○心○
之○處○偕○隱○而○親○不○以○為○樂○服○官○而○親○不○以○為○榮○吾○方○求○於○其○顯○而○
親○獨○有○以○窺○乎○其○微○矣○且○至○是○而○不○順○者○亦○竟○不○順○矣○我○有○不○得○
於○親○者○而○不○能○不○自○動○也○我○之○身○有○不○得○於○親○者○而○又○不○能○不○思○
改○而○迷○於○所○之○也○當○斯○時○也○以○身○許○國○以○身○撫○民○其○足○盡○吾○誠○之○
端○即○皆○吾○親○所○隱○念○之○端○居○家○而○親○疑○於○不○孝○立○朝○而○親○尤○疑○於○

不忠人唯樂道其常而親久有以慮乎其變矣觀於此而猶不可恍然於順親之有道乎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江而十
六名 劉 範

唯誠有以順親難為不誠者言也夫誠即身而具亦自親而推欲順乎親亦反諸身而已道豈遠哉而其如不誠者何也且人與人相比觸之而自動亦感之而皆通總恃有此中之實意以為之周浹而旁皇焉然而實意所將更有其至切而最先者則家庭尤為見真之地也於此而不用吾情惡乎用吾情彼仁人孝子之所為自致者其外可以相蒙其中不可以相假也審是而欲順乎親者其道顧可不講乎哉備物而可以鼎烹亦養志而可以菽水分不同而所以盡其分者道則同也道即存於溫清定省之身而要以

不愧於屋漏者為無忝於所生則地義天經亦祇此全受全歸之事號泣而可以底豫亦舞蹈而可以承歡情有異而所以將其情者道無異也道不離乎捧盈執王之身而要以不怠於存養者為匪懈於明發則至德要道乃歸於不虧不辱之人然則人固不患乎親之不順也夫順親之道亦反身而誠焉已矣且夫身之誠非但以順乎親而由親以推遂有其遞相及而漸相暨者誠之量所為放而準也亦唯身之誠乃有以順乎親而即親以觀尤有其不可解而不能已者誠之理所為切而摯也吾心吾腹之用唯見於吾親者為獨深蓋合於天非合於人也身為吾之身而無所資於人誠亦即吾之心而非由鑠於外以心相見而藏乎其所不遁則返而索之不過取諸其懷而與而用勞用力皆無待於他求至性至情之輸唯在於吾親者為難借蓋載以真不載以妄也身為親之身而不隔於毛裏誠亦即親之心而不間於恩勤則靜而按之亦唯含乎其意以申而盡禮盡情豈或由於強致然其如不誠者何哉天下虛假之為或可以欺乎門外者必不可以欺乎堂上知子莫若父其相習者素也彼義方之教維殷將必以望我者進而責我夫由其責我之切以溯其望我之懷不既大相刺謬矣乎故膝下瞻依非必別有傷厥考心之事特不誠焉而不可以為人者

即其不可以為子者矣。斯人矯飾之行，不可以掩於廣眾者，豈其可以掩於二人。溺愛或不明，究未嘗不明也。彼顧復之恩，罔極。亦或以愛我者轉而怨我，然即其怨我之忱，以返其愛我之念，不既大有拂逆也乎。故左右無方，非徒循乎共為子職之文，苟不誠焉而在邦而不達者，固其在家而不達者矣。如是而誠身顧不亟哉。誠身又有其道也。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江西二
十四名王心一

即順親之道，思之難為不誠者信也。蓋身本於親，身不誠則失乎身矣。於此而欲以順厥親也，詎可得乎。今夫骨肉之間，一見真之地也，則必極其真而無偽者，而後可相洽於無間焉。蓋事有必致，雖非任質而盡去其文，而德無可虧，要唯斂浮而悉歸於實，不然將不可以自質，即不可以對親，而承歡之道缺矣。信友必本於順親，則順親要矣。然而亦有道。毛裏相屬之切，不在後起而在生初。一返念於髮膚之愛，而推所從來，則所以報吾親者，即此手足官骸，尚非吾物。瞻依相對之下，不在文貌而在性情。一切思夫血氣。

之通而求其訢合則所以還吾親者罄此心思耳目無可留餘則
唯反身而誠而親可得而順也彼不誠者安所冀乎凡境每匿於
相遁而庭幃之地有情必燭萬難以虛焉者而巧以相蒙夫親之
愛吾子也使必事事存夫窺伺俾其子窮於所遁倫理亦覺甚隘
而無如其自獻也一誕也不啻以誕告一詐也不啻以詐呈舉他
人所推求而得者一試於親之左右而情形畢輸極之隱微而如
揭親必若為不知以聽其子之厚貌深情而以為得計焉而亦何
忍矣凡隙皆起於求全夫家庭之內休戚相關萬難以偽焉者而
略不經意且親之暱吾子也但使明明有可指摘俾其子徐以善

全俯仰亦可無恨而又無如其自藏也情有不屬而禮乃更周神
之既離而貌乃更密即令人子清夜自思之一考其身之内外而
無可解說亦覺局促而難安親必強為歡笑以聽其子之飾非文
過而若於已無與焉則亦非人情矣蓋親子子以身子循其子之
常而親如見厥初焉不誠則笑言非復孺慕之真色容不若赤子
之性夫亦猶然人子也而倏忽之間已不禁其情之變無以見向
之在吾抱者其肫摯有若斯也而謂親有不艷然者乎抑子分親
之身親安其親之常而子亦覺自得焉不誠則蘊藏無復真醇之
氣行習非皆樸茂之天夫亦依然人子也而性情之地忽不覺其

流於薄。曾不思親之體。吾心者。其曲折為何如也。而謂親有不戚然者乎。然則欲順親者。非豫求其誠身不可。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原

江西二王心一十四名

論學於自得之後、而其境可備言焉、甚矣學中之境固有其難盡也、然論自得之後、而所居所資所取其相因而見者、不皆可言哉、且吾人之心、統具夫衆理、而天下之理、默運於吾心、心大其所蓄、而相倚者、有歸學、因其所就、而相值者、無迹、故有其理之可托、亦有其理之足憑、而不覺入於斯理之中、而與為浹洽也、如君子深造以道、固欲其自得矣、而豈易言哉、功不篤、則境不入、大美、唯人自臻、而精神稍留、境地乃從此盡也、君子鼓其機於勿衰、此中之

金定...
懸○焉○有○得○者○夫○且○迭○出○以○相○償○功○不○漸○則○趣○不○永○修○途○誰○非○可○願○
而○志○氣○少○浮○趣○味○乃○自○此○竟○也○君○子○循○其○端○於○不○迫○此○日○之○並○以○
為○應○者○夫○且○當○境○而○立○呈○故○一○自○得○之○則○居○之○安○矣○物○唯○有○所○得○
則○必○視○其○常○以○宅○之○方○合○而○即○絕○學○固○不○勝○其○絕○也○既○絕○而○復○續○
學○仍○不○勝○其○續○也○若○茲○之○從○容○有○獲○也○奚○事○凜○絕○續○之○幾○乎○守○其○
始○而○弗○失○則○美○之○乍○呈○者○可○以○積○而○為○故○復○其○善○而○不○忘○則○理○之○
素○習○者○直○已○參○乎○其○新○倘○謂○遷○徙○靡○定○而○我○無○其○主○也○夫○固○非○理○
之○所○止○矣○抑○由○自○得○而○居○之○安○則○資○之○深○矣○物○苟○有○所○得○則○必○因○
其○有○而○充○之○一○浥○而○莫○注○學○固○無○可○挹○也○既○注○而○難○挹○學○更○無○可○

注○也○若○茲○之○安○固○不○搖○也○豈○復○慮○挹○注○之○淺○乎○淵○乎○其○莫○窺○而○蓄○
積○之○微○常○至○靜○而○可○參○杳○乎○其○無○際○而○醞○釀○之○厚○即○不○動○而○難○量○
倘○謂○淺○小○易○究○而○我○失○其○藉○也○夫○固○非○理○之○所○滙○矣○且○由○自○得○而○
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矣○物○幸○有○所○得○則○必○隨○其○欲○而○樂○之○
必○強○焉○而○始○合○不○強○而○仍○不○合○也○然○強○焉○以○求○合○而○強○又○未○必○皆○
合○也○若○茲○之○深○遠○可○藉○也○豈○復○存○強○合○之○形○乎○任○乎○天○而○不○任○乎○
人○則○人○如○其○天○而○天○之○相○值○者○近○足○乎○道○而○非○足○乎○器○乃○器○亦○為○
道○而○道○之○時○出○也○宏○倘○謂○拘○苦○難○化○而○我○多○所○借○也○夫○亦○非○理○之○
所○通○矣○是○知○學○中○之○究○竟○實○有○其○三○者○予○人○以○自○驗○特○半○途○而○廢○

馬○終○未○洽○也○學○中○之○層○累○不○外○乎○三○者○待○人○以○徐○會○苟○一○蹴○以○求○
之○不○我○報○也○觀○於○此○而○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良○有○以○夫○

自得之則

王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浙江 二名 宋光熊

能得人者有獨得之見者也夫不由徑不至室是人所易忽者也而偃獨以是為滅明信非具獨得之見者不及此且操衡鑒於當途而方正之士不一觀焉者非無士也或者士之難得實甚蓋其落落寡偶既耽與衆趨而踽踽誰親寧肯屈身暱就唯略聲華之迹而深情性之投則在彼自率其孤高而在我倍欽其耿介夫乃知抱真鑒者斯得真品也今夫風勵末俗在激濁而揚清而崇獎

英流必循名而責實。牢固以得人為重也。况聖門如子游。尤別操相士之識者哉。擅文學之聲。稱風流自賞。則形骸少臭味之親。而物色在風塵之表。或正以人棄我取。神結契於隱微。播弦歌之雅化。禮樂風行。則下邑沐先王之澤。而公堂鮮俗士之踪。當必有特立獨行。訂心知於夙夜。得人一問。子所望於子游者。意深哉。獨是言得人於今日。亦甚難矣。機械深而岐途百出。高材者獨得捷足者。先登但使干謁有階。誰復能擇地而投。悔迷途於既往。奔競盛而請託公行。左右為之。先容親舊為之薦達。但使聲援可結。誰復能退居於後。恥昏暮之乞憐。乃不意子游舉澹臺滅明以對也。行

不由徑。非公不至。子所望於子游者。固如此乎。且夫拔殊尤以風世。長吏之微權也。而率真意以孤行。賢人之素志也。第以微辟。廢時流之望。則聰明才辨。非無卓犖之英。而下吏有襟期。寧取其異。無取其同也。夫巧利之途。無足迹而寂寞之地。有孤踪。此亦何關政治。而簿書鞅掌。偏欲得此枯槁之士。以鳴氣味之投。亦可知聞望聲名。其神交固絕。不繫此矣。推斯意也。謹步趨者。叶采齊望。伊人者。賦秋水。尚將懸滅明。以為當世之型。歟。徒以藻修博。聲氣之孚。則飾貌修容。亦足表圭璋之品。而士人有本性。寧為其僻。毋為其通也。夫岐路不俟徘徊。當途絕無晉接。此亦何與聲聞。而秉志

迂疎偏欲持此孤立之風以示生平之守亦可知乘機鬪捷其素性固未能勉強矣推斯意也勤奔走者趨形勢甘伺候者徧公卿何弗以滅明為率由之準歟是知為宰以子游為法則所得皆良士而虛聲之請無聞持身以滅明為法則自守有真操而瓦合之風可挽吾知夫子聞之必喜武城之大有入而幸及門之果能得士也

子游為 宋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浙江 吳鳳翥 七名

聖門以道衡天下其所得士可異焉蓋治世以得人為重而道之盛衰因之子之問偃之取滅明皆以道為衡者也今夫朝廷有大權焉以委任賢宰為要圖為宰有大權焉以甄別人材為上計而要必操古先哲王之道以衡之自夫上之人不以道相期下之人不以道自重而風俗人心由此不古若蓋嘗深觀於聖門取士之意而得其大略也子游學道者也一旦為武城宰吾夫子蓋心期

久○之○殷○殷○以○得○人○為○問○而○子○游○乃○蹶○然○興○矣○今○夫○道○聞○以○義○自○持○
不○聞○為○利○疚○也○天○地○有○正○大○之○情○而○或○溺○於○近○小○則○已○陋○聞○以○德○
自○守○不○聞○為○勢○屈○也○聖○賢○有○剛○介○之○操○而○或○流○於○巧○佞○則○已○卑○所○
貴○為○宰○者○秉○道○以○為○衡○耳○有○澹○臺○滅○明○者○斯○人○也○蓋○嘗○合○之○耳○目○
見○聞○之○際○而○得○其○性○情○氣○節○之○真○始○也○聞○其○為○人○正○大○人○也○曷○聞○
之○於○其○行○聞○之○人○心○之○爭○利○也○一○跬○步○而○敏○鈍○異○焉○幽○昧○之○可○以○
托○足○也○徑○之○外○又○有○徑○而○不○憚○問○途○一○日○由○終○身○由○而○不○憂○窘○步○
彼○蓋○不○以○他○人○不○由○已○獨○由○為○羞○而○以○人○人○由○已○不○由○為○恥○也○且○
夫○士○苟○立○身○行○已○稍○或○介○於○浮○沉○則○挾○可○以○由○可○以○不○由○之○見○而○

形○迹○必○至○於○兩○岐○而○滅○明○顧○斷○然○不○惑○有○如○斯○已○而○見○其○為○人○剛○
介○人○也○曷○見○之○於○其○至○偃○之○室○見○之○人○情○之○趨○勢○也○一○遇○合○而○疎○
密○殊○焉○昏○暮○之○可○以○乞○憐○也○鄉○有○飲○州○有○射○而○畏○其○口○衆○間○可○抵○
隙○可○伺○而○樂○其○罔○聞○彼○蓋○以○在○公○無○所○容○其○私○不○一○至○而○亦○可○非○
公○可○以○行○其○私○雖○再○三○至○而○不○足○也○且○夫○士○苟○積○慮○處○心○稍○有○淆○
於○疑○似○則○必○無○孰○為○公○孰○為○非○公○之○辨○而○進○退○必○至○無○據○而○滅○明○
顧○較○然○不○欺○又○如○斯○凡○此○者○皆○以○道○自○重○也○是○在○夫○子○以○古○道○期○
子○游○所○為○朝○取○一○人○而○暮○取○一○人○者○原○不○靳○以○生○平○之○學○術○為○世○
俗○之○網○羅○而○在○子○游○以○古○道○期○滅○明○所○為○相○須○甚○殷○而○相○遇○甚○疎○

者偏以賢士之濶疎入良吏之寤寐。聖賢取士之心真可為天下法矣。

子游為 吳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浙江十名 吳 襄

觀人不在大也。賢者於不必可得者而得之焉。蓋子以得人詢子游。必以獨見期之者。而果以不由徑不至室之滅明對也。其相賞豈在恒情中哉。且自人品之易失也。藻鑑之士爭即其必不可失之處。觀之斯所失之品多矣。夫取人者所必不可失之處。即天下所必爭之處。善觀人者不於其必不可失之處。而於不必不失之處。為能出獨見以勘之。斯真品出矣。曰者子游宰武城。而子有得

人之詢蓋謂吾黨之治不必藉口於事權而苟加意乎人倫則相
 賞有真而於世不為無補獨是得人亦極難耳昔者鄉舉里選之
 典重凡夫問師州長皆得於生平砥礪見斯人德行之成故當日
 之人材覽其大端而不遺其細行後世智名勇功之事廣凡夫雄
 才大略轉得以隨俗轉移附小德出入之數故當途之棄取付以
 大度而不承以小心吾不識子游所操果何術也而不意其以滅
 明之不由徑不至室對矣且夫不由徑不至室亦何定之有謀道
 無近功則欲速而事不達而於措履無忌也設此際非相觀之深
 第即其不近人情者而過疑其迹則舍近圖遠舍逸就勞鯁鯁焉

以自異於天下即不以為迂鮮不斥為偽矣此亦衡量之常無容
 擬議者也而子游不爾也入世無氣節則源薄而道不光而於偃
 室無嫌也苟非有相賞之別而第即其概以相待者而淺測其衷
 則同聲不知應同類不相求落落焉以自遠於有道即不薄為愚
 鮮不疑其傲矣此亦疑似之界未易別白者也而子游不爾也蓋
 常情苟且徼倖之智熟每隨地而試其機權而從來毀方瓦合之
 習成必其始每忽為細故故夫不由徑不足異至由徑而機械已
 生不至室亦不足異屢至室而士風已壞此子游所為眷眷於滅
 明也風之敝也舉世不謀而同俗機始熟於尋常履蹈之微後乃

金定... 極於奔走形勢之大性情心術皆攻取也以觀滅明其所謂特立獨行者乎以禮處已弗納於邪以禮處人不私其德而世之營營者可以愧矣俗之移也上下相感於無形始之在二三司牧循名課實之求終之在一二英流砥行立名之事周旋進退皆坊表也以子游之於滅明其所稱相視莫逆者乎營道同術志有可通與世異趨情無可暱其風之落落者可以思矣此所謂於不必可得而獨得之者也而子游於是號能得上

子游為 吳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浙江六黃合漢十三名

宰能得人足覘士品矣夫士品端則治術正偃有滅明固武城望也故因子之問而詳之嘗思修士之清操與長吏之雅化相得益彰者也其位置在若近若遠之際而鑑賞在汝焉漢焉之間即一官一邑擴而充之將吾道之行胥視乎此曩者子游為武城宰夫武城雖小而型方訓俗何莫非王道之蕩平即飲射讀法諸大典在所不廢也或者子矜致城闕之譏適館鮮緇衣之好則為政在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

五

人之謂何蓋宰無相士之識固○有覲面失之者矣○子曰女得人焉○爾乎其重宰耶其重人耶抑重為宰者之得人耶且夫得人未易○言矣人有志潔行芳抱道自處落寞姓氏聊掛人間者其踪跡不○在尋常其丰采不可多觀其擇地以蹈亦但率其素履之常其相○遇之疎非示夷然不屑之概若而人者得一可以不孤矣而偃未○敢言得也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不至云嗟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旋晉接之間士品出焉故流俗所輕即君子所尚○蓋有由徑者焉而不由者殊乎衆矣有至室者焉而未嘗至者不○可及矣子從容問之偃鄭重對之將所謂得人者其在斯乎其在

斯乎吾因之有感矣○古者小司徒均邦國○即有鄉大夫以主教化○斯時登風俗之書者士無佻撻之行而有耿介之操誠邳治也感○乎上者應乎下一人倡之豈無人焉從而則倣之然則武城之治○一滅明可矣滅明之堪風如偃所云者為已著矣要非偃具相士○之識安能靜觀而得之哉夫三代之英志焉未逮子嘗言之子游○其小試之與

子游為

黃

考諸三王而不謬

浙江六十二名 金敬身

即本身者以考於前，有與三王同治者焉。蓋三王之時，豈能外三
 重以為治哉？君子即本身者以考之，固自有同揆者耳。今使興王
 當開創之始，而必監諸古法以為治，此亦天家之陋也。顧制作可
 自我新，而精神必與古會。外以開一代之文章，內以証前人之心
 法。觀於同條共貫，而知君子非憑臆見為紛更矣。本身之德既驗
 信從於庶民如此，今夫前之王天下者，三王尚矣。考典章於故府，
 精深莫如鼎盤，廣大莫如官禮。事之經數，聖經經營而定者，其制度
 必不可磨。豈以昭代有憲章而致乖古昔先民之舊典，稽垂創於

前王。二代。則或失之質。我周復專事乎文。事之經。屢朝變。易而成者。其習尚。豈能無弊。是以神明在。通變而用彰。既醇且備。之皇猷。是在考之。以求其不謬矣。溯自丕若。有夏弗替。有殷以來。化裁盡利。在三王已不能泯參差。而昭畫一。不知不謬者。固在精而不。在粗也。新主後千年。以創制。而吉凶軍賓。以觀禮。車旗采服。以觀度。諧聲轉注。以觀文。有一朝之君臣。即有一朝之禮樂。豈必擬議。以求合。而遠能深觀。降監之原。近乃食我祖宗之德。亦恃此精義。之堪沿襲已耳。歷紀禹湯文武伊呂畢散之績。道法相承。在三王本自合淵源。而齊德業。顧其不謬者。固在同而未嘗不在異也。王

者合三代以垂型。而正朔服色為禮之大。律度量衡為度之大。典訓誓誥為文之大。其所以取新者半。其革以去故者亦半。何嘗膠固以為施。故新猷已盡乎美善。即造而不因。前制幾無可轉移。即因而。不造非徒恃此大同者相印証已耳。且夫謨誥皆憂樂之旨。睢麟悉性命之文。古人之持贈後人者。原不僅以文物聲明示外。觀之有耀。君子以為五百之期。存道統。斯存治統。而明堂之輝煌。黼黻罔不凜。以先民是程。古訓是式。之心思。且夫由三五邇之五帝。而治不同法。由五帝邇之三皇。而治亦不同法。自古之昭茲來許者。蓋無不以彌縫匡救。待後世之經綸。君子以為五德之運有

以始必有以終。而一代之制度。文為直。可信。諸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授受。本身之德。不謬於三王。若是。可更由天地之合德。而遞推之焉。

考諸三王 金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

浙江傅文光三名

王者濟人之政。有因時而成者焉。夫徒杠與梁。皆所以濟也。各因其時以成之。其歲以為常者。有如此。嘗考王政之設施。類皆因天時。人事而起者也。政之大者。既已觀厥成。即至道途之間。行旅之役。亦曲體之。而無不備。至誠念津渡之往來。不能不假物以濟。有可濟之具。而不思所以經理之。先王不安也。夫王政之所有事者。多矣。自元日躬耕。以至閉關。有令一歲之中。一月之計。莫不時修。時舉。即以濟人求之。而已。纖悉之無不具矣。今夫勞人跋涉。有溯流泉而招舟子者。則曰。徒行李往來。有望烟水而思却軌者。則曰。

與二者之濟孰便則有分矣而其不能自為濟則一也於是相其
 淺深而縱橫以布有截流而過者則曰徒杠度其廣狹而堅厚以
 崇可依岍而登者則曰輿梁二者之濟孰多則有分矣而其不能
 不賴以濟則一也於何成之則或以十一月或以十二月云蓋前
 此農功未畢勢不得分田間之日月為澤畔之經營逮夫築塲納
 稼時有餘閒誰不以濡首濟盈之故而效其手足也先王之所以
 善用人力也前此水潦方盛勢不得冒洪流之激射作砥柱之規
 模迨夫水落石出綽有餘地自可測濬洄衝突之交而尋其舊轍
 也先王之所以善乘天時也且此二者使一月而並營之則必有

率略之思而其成之也必不固唯分以兩月則舉事有序而材用
 可以漸而給工作可以漸而施已裕持久之計矣抑積歲而始飭
 之則必有怠廢之患而其成之也為甚艱惟定以每歲則故事可
 循督其役而版籍有稽即廣其制而憑藉有地無需經費之煩矣
 此王政之所以為濟人計者至詳盡也當時之民尚有問津無從
 而自崖思返者哉

歲十一月

傳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福建一名孟超然

聖人立事君之則，所以正人臣之心也。蓋事君者，君之事，即其事也。烏可不敬？一其心於敬事，而敢計及於食乎哉？且士君子出而効國家之用，將以立臣道之防，亦曰純其心而已矣。蓋心純則業必有所專圖，而寅恭足以徵學問之素念，自無所分注，即淡泊豈以明志節之高，否則謹凜未深，而隱微猶多，歆羨雖奉職無愆，皆未得言無負也。今夫事君者，任其職，則有其事；有其事，即有其食。王者凜天工人代之思，論定後官位定，後祿每準勞逸大小之分，以為詔糈之典故，八柄必先馭富原，不惜天家升斗之奉，使賢

才自奮於功名。君子矢受祿不誣之志。晝而考職。夕而計功。皆本
嚴恭寅畏之意。以求寤寐之能安。故六法既知。尚廉亦不謂朝廷
頒祿之恒。為夙昔一償其願望。蓋因事任人。因人制祿者。君之惠
也。而身任其事。復兼圖其食者。非臣所宜也。吾以為惟敬其事。而
後其食焉。可攝精神於職業之中。事事求其自慊者。亦事事而恐
有自欺。夫豈過為矜慎哉。以其事為君所任使之事。則事無鉅細
皆有帝天之鑒臨。以其事為已所靖獻之事。則事無難易。皆有旦
明之刻責也。至於賞以報功。固亦天朝之常典乎。而將以其難其
慎之思。但覺賚子出自君恩。何敢常縈諸寤寐也。有淡然忘之已。

矣。殫志慮於勤勞之下。隨事可以見功者。亦隨事而憂其見過。夫
豈好為黽勉哉。以其事為責之無可諉苟。幾微未盡。何以慰待治
之懷。來以其事為義之所當為。倘玩忽微生。即無以逭千秋之責
備也。至於祿以養廉。固亦守官所必藉乎。而凜以臨深履薄之念。
翻覺身家無暇計較。何得希冀夫隆施也。有恬然安之已矣。或謂
服勤既以明臣志。則厚祿亦以安臣身。食固所以為事報。夫報施
之設。非所言於君父也。久矣。儒者委贄登朝。祇此儼恪之念。可以
不負吾君為悉絕。夫較量經營之見。則神明靜而天下愈以仰其
功業之宏。或謂匪躬所以勵其節。而言祿亦所以恤其私。食亦何

金
外
會
墨
道
三
妨○兼○及○夫○兼○營○之○志○非○所○語○於○純○白○也○明○矣○君○子○先○資○拜○獻○惟○此
純○一○之○衷○庶○幾○不○負○所○學○並○非○尚○夫○矯○情○立○異○之○為○則○志○慮○清○而
天○下○愈○以○服○其○性○情○之○摯○蓋○明○輕○重○之○分○而○專○一○以○堅○其○守○嚴○利
欲○之○辨○而○恬○淡○以○正○其○趨○此○臣○道○之○防○事○君○者○之○所○當○知○也

事君敬

孟

合外內之道也

福建
一名孟超然

道無分於內外從其固有者而知之也夫外與內固當有辨而皆
本於性所固有則無內外之殊合而觀之道固如此耳且凡物之
得岐而二之不容統而一之者皆後起之數無待分別而立見其
參差者也夫唯緣形迹以相窺猶存辨異之見而探本原以相證
實有統同之思則從最初之地信其理之無殊固有無容岐視者
矣如成已為仁成物為知而仁知皆性之德夫性者萬物之一原
也○逝○真○精○妙○合○之○始○本○然○之○懿○原○與○有○生○俱○來○其○粹○然○至○善○者○即
其溥之大同者也造化何私固絕無彼此懸殊之致思繼善成性

以○來○感○通○之○原○早○已○當○身○而○具○其○統○之○而○皆○存○者○即○其○分○之○而○各
 給○者○也○隱○微○靜○證○又○奚○有○物○我○畛○域○之○觀○故○以○已○視○物○則○猶○有○內
 外○之○殊○而○原○仁○知○於○性○則○必○無○內○外○之○別○蓋○合○外○內○之○道○也○理○分
 呈○而○其○歸○則○一○靜○思○本○始○之○下○而○隔○膜○之○意○見○俱○渾○故○凡○別○之○於
 外○者○從○其○內○為○之○相○形○而○不○得○不○分○其○界○限○也○若○於○穆○之○中○早○以
 此○為○賦○形○之○本○豈○得○謂○固○而○存○之○為○淵○默○之○真○修○順○而○布○之○為○精
 神○之○旁○驚○乎○合○存○發○於○一○途○而○無○外○之○非○內○蓋○溯○之○受○中○以○生○道
 固○如○是○同○條○而○共○貫○耳○名○相○別○而○其○實○則○同○默○會○賦○予○之○均○而○異
 視○之○私○心○自○化○故○凡○區○之○於○外○者○以○與○內○終○不○相○入○而○不○得○不○為

之○割○別○也○若○降○衷○之○日○即○以○此○為○大○共○之○途○則○豈○得○謂○完○元○善○之
 本○固○屬○分○內○之○要○圖○盡○各○正○之○功○猶○非○局○中○之○要○務○乎○合○體○用○於
 一○致○而○無○外○之○非○內○蓋○驗○之○於○若○有○恒○性○道○固○如○是○薰○綜○而○並○及
 耳○人○當○受○質○以○後○漸○漓○於○情○欲○攻○取○之○中○道○本○合○一○轉○視○為○漠○不
 相○關○者○神○已○昏○於○獨○照○也○夫○外○與○內○之○不○待○區○分○順○其○自○然○實○非
 強○以○相○就○膚○象○昧○成○性○之○理○浸○以○意○見○自○別○其○異○同○而○苟○念○天○德
 渾○全○不○分○疆○界○當○亦○恍○然○而○知○稟○受○之○非○虛○且○人○無○廣○大○之○衷○祇
 安○其○專○已○守○獨○之○陋○道○本○合○同○竟○視○為○兩○不○相○屬○者○識○莫○辨○所○由
 來○也○夫○外○與○內○之○無○可○分○屬○因○所○自○具○斯○莫○判○乎○其○途○末○學○無○復

性○之○功○遂○至○同○類○自○形○其○垂○隔○而○苟○念○懿○德○賦○昇○實○有○統○宗○當○亦
悠○然○而○識○貫○通○之○有○自○益○萬○物○一○本○原○無○扞○格○之○形○而○大○道○同○歸
自○有○合○符○之○妙○既○得○於○已○則○時○而○措○之○安○往○而○不○宜○也○哉

合外內 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湖北一名蕭芝

聖人之於韶樂學焉而知之也夫韶樂尚矣子聞於齊而學之三月乃得其所為樂焉故知韶者無如夫子耳且言樂必宗乎韶既盡美又盡善後有作者弗能及已學者習聞其然而不明其所以然則亦未嘗以身入其中而渺見之推測固不足與於窮神之擬議也曷觀夫子乎聖人異世而同神而精微有自合固蚤符其理於直寬剛簡之先盛德曠世而相感而音容所自垂亦即契其真於戛擊搏拊之表昔者吾子臣於高昭通乎齊景有虞氏之遺音

適○作○於○是○乎○聞○韶○蓋○千○載○一○時○也○然○且○學○之○也○久○至○於○三○月○不○知
 肉○味○喟○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蓋○子○之○於○韶○深○矣○樂○苟○傳○之
 失○真○雖○神○聖○無○由○窺○其○蘊○我○魯○備○六○代○之○樂○而○韶○與○焉○非○不○足○以
 紹○休○聲○然○有○司○之○掌○故○固○何○如○敬○仲○之○世○守○也○如○天○如○地○觀○之○者
 且○有○至○矣○之○歎○子○從○三○月○中○兢兢○習○數○以○盡○其○神○而○乃○覺○人○之○擬
 之○者○尚○莫○名○所○自○來○也○矣○樂○苟○聽○之○不○審○在○古○人○無○由○啟○其○歲○以
 韶○歷○千○歲○之○久○而○齊○誌○焉○非○不○足○以○昭○舊○物○然○世○官○之○宿○業○究○何
 如○聖○明○之○感○乎○也○心○正○行○端○感○之○者○且○驗○大○樂○之○作○子○從○三○月○中
 孜孜○窮○本○以○知○其○變○而○愈○覺○人○之○被○之○者○幾○莫○竟○所○自○往○也○矣○且

夫○前○聖○之○制○作○足○以○俟○後○聖○而○不○惑○而○不○能○自○強○其○性○之○所○未○優
 韶○之○為○樂○殆○有○其○獨○優○者○即○今○世○遠○年○湮○循○其○節○奏○而○播○宣○之○真
 若○有○以○見○儀○舞○之○感○召○於○庭○而○賓○后○之○揖○讓○於○堂○者○將○濬○哲○文○明
 之○懿○一○一○成○其○象○矣○此○非○韶○不○足○以○感○夫○子○也○後○人○之○神○明○足○以
 合○前○人○於○無○間○而○不○能○自○強○其○情○之○所○不○屬○夫○子○於○韶○尤○有○其○相
 屬○者○一○旦○聲○入○心○通○極○其○情○文○而○肄○習○之○真○若○有○以○見○重○華○之○適
 逢○其○盛○而○節○舞○之○可○措○諸○行○者○將○金○聲○玉○振○之○德○一○一○協○其○符○矣
 此○非○夫○子○不○足○以○知○韶○也○迄○於○今○韶○樂○往○矣○然○自○夫○子○學○之○久○而
 歎○之○深○不○可○聞○而○如○可○思○焉○則○三○月○也○而○韶○以○千○古○矣○在○齊○之○聞

豈偶然哉。

子在齊

蕭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湖北程應璜九名

聖心契乎帝樂學之久而轉無以言其妙也蓋聞以學而不虛學以久而不厭則妙有難言聲者韶與子誠相引於無盡哉且人當欣於所遇則必不過焉而輒忘而事屬盛於莫加愈難解至此之何故昔者敬仲抱遺樂以奔齊其後吾子志大道而去魯齊有韶子得而聞之斯固千古中聲所恃以不墜之一時乎然非第聞之而已也夫淺觀於行綴短行綴遠之規凡學者能明辨耳而何與於美則愛愛則傳之實若深按夫無不覆無不載之詎唯聖人有

同量焉。而曷禁其入而說說而散之情。故審其聲矣。從而知其音。按節奏而思溫恭。依詠於拊石之餘者。恬以適也。習其數矣。因而得其義。循威儀而考功。叙欣暢於垂裳之時者。穆以深也。蓋聞而學之。三月不知肉味焉。吾黨乃益不忘子之契韶者矣。夫金奏玉應之間。彼聲振。豈或遺其器。未之學也。固不圖其緣器而生文者。雍容揖讓。至斯也。化揚厲於干羽。而直溫寬栗。獨留聲氣之元。後有作者。弗可及矣。鳳儀獸舞之際。其感召。豈徒以其文。未之學也。固不圖其緣文而生情者。優柔平中。至斯也。釋躁猛以溫。瑟而清明。廣大獨居。美善之全。雖有他樂。不敢請矣。曰不圖為樂之至於

斯也。唯韶感子。唯子契韶。此其所以相引於無盡哉。

子在齊

程

